河南省鹤壁市鹤山区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员李全民

40年用光影“映亮”乡村夜空


李全民在放映电影。赵帅杰 摄

人物

人物名片

姓名：李全民
性别：男
年龄：62岁
职业：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员

太阳斜挂山坡，泛起红晕，就在村民们结束劳作、收工回家的时候，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员李全民戴上头盔、发动三轮摩托车，载着陪伴他多年的放映机“开工”了。

李全民家住河南省鹤壁市鹤山区鹤壁集镇东头村，从1986年开始，他坚持为村民放映电影，至今已持续40年。

这些年，放映设备有更迭、负责区域有调整、观影群众有变化，身边的同行更是换了一茬又一茬，但电影放映工作从未间断。如今，62岁的他累计放映电影超1.2万场，惠及群众30余万人次。

“无论多晚，只要有放映安排，就不能缺席”

一路爬坡，马达轰鸣，半小时后，李全民到达当晚的电影放映地——鹤山区姬家山乡狐尾沟村。村党群服务中心门前的广场上，村民热情地跟他打招呼：“全民，又来放电影啦！”

站在银幕下，老李边往前踱步边默默数数，“一、二、三……”测定距离后，他熟练地铺开电缆线、取出放映机，三两分钟便调好画面角度。“设备放得远，画面尺寸容易增大，亮度也不高；放得太近，画面又会变小，看着费眼。瞅瞅，我这刚刚好！”面前的这位老把式，显然对自己的技术感到满意。

若放在40年前，则是另外一幅场景。1986年，高中学历的李全民被村干部推荐当电影放映员，酷爱看电影的他一口答应。“那时使用的是胶片放映机，设备笨重、故障率高，一出问题常常手忙脚乱。”李全民回忆，好在有老师傅手把手教，自己一有时间就钻研，后来，修复断片、处理跳片、排除无声故障等，样样难不倒他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电视在农村还是个稀罕物，露天电影是群众为数不多的娱乐方式之一。“几乎村村都有电影放映员。”李全民说，“一放电影，全村的人都往一块儿聚拢，少说也有三五百人，把场地挤得满满当当。”

李全民说：“那时候山村供电条件差，往往到夜里10点以后才有稳定电源，可无论多晚，只要有放映安排，就不能缺席，大伙也愿意等待。”

在李全民的印象中，上世纪90年代是农村电影放映的黄金时期，最多的一年，他的放映场次近400场。山路崎岖难走，载着100多斤重的设备，李全民在鹤山区不少村庄都留下过足迹。

“能为老人放电影，被他们所需要，我感到很满足”

“2000年前后，随着电视在农村普及，露天电影受到冲击，一年到头不足百场，单靠放映已难以为生。”李全民说，1999年，他在村里开办了一家农资小店，用门店收入贴补放映开销。

行业遇冷，昔日同行纷纷离开了，十里八乡，一度只剩他一人还在坚持。“我不是没想过放弃，但因为热爱始终难以割舍。”李全民说。

2007年，“农村电影放映工程”纳入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。“公益电影放映需要人手，镇村干部第一时间想起我，请我‘出山’。”李全民语气中透着自豪。他一人承担起29个建制村的放映任务，每村每月至少一场，年放映场次一下子跃升至300多场。

不久后“鸟枪换炮”，伴随他10多年的胶片机被妥善收存，取而代之的是政府统一配发的数字放映设备。“新机器画面清晰、音效饱满，操作还简便，故障率低。”他说，补贴同步上涨，片源也更丰富了，不用再费心租赁胶片，每部影片都配有字幕，方便大家观看。

然而，随着娱乐方式日渐丰富，观众不再如往昔那般人山人海，对此李全民想得很开。鹤壁集镇和姬家山乡位置较偏，距离最近的商业影院也有20多公里，许多上了年纪的老人出行不便、很难走进影院，“能为老人放电影，被他们所需要，我感到很满足。”李全民说。

常年扎根基层，李全民发现，一些院线大片到了农村常常“水土不服”，“观众少不说，有时放到一半就有人离场。”他分析，这主要因为农村老年人居多，大片题材很难贴合他们的喜好。为此，他向上级部门反映，希望多投放老年人喜闻乐见的戏曲影片。

在当地宣传部门统筹推动下，鹤壁市豫剧牛派艺术研究院摄制了《太行故乡情》《新七品芝麻官》等影视作品。如今，老李的片单以戏曲为主，搭配喜剧、农技科教、红色影片等，进一步贴近观众需求。

“成了党员，更要服务好大家”

李全民有句挂在嘴边的话：“这辈子，最爱干的事是放电影。”他的微信里，有现在负责的24个村的党支部书记联系方式，每次放映前，他都提前发布影讯。

“近几年，山里交通大变样，原先坑洼泥泞的山路，都修成了平整的柏油路、水泥路。”李全民介绍，得益于村村通、户户通工程，往返耗在路上的时间越来越短，散场后也能更早到家。

山区气候多变，有时刚调试好设备，瓢泼大雨就来了，李全民总是先用油布把机器盖上、收好幕布，之后才找地方躲雨，在他心里，放映设备比他自个儿还要金贵。这份热忱，也打动着山里的乡亲。

一次，夜里11点多，李全民结束放映走在半路，车辆突然熄火无法前行，几次修复依然“趴窝”。他试着向附近村民求助，对方二话不说赶来帮忙。

“全民，啥时候再来俺村呀？”常有村民热切询问。前不久，有人给李全民送上个称号，叫“山间文艺传播者”，乐得他合不拢嘴。

入夜，星光闪闪。两部影片放映结束，李全民收好设备，驱车再次踏上回家路。路上，他告诉笔者，去年10月，他入了党。“成了党员，更要服务好大家。”短暂停顿后，他语气坚定地说，“只要身体条件允许，我会一直坚持，把农村公益电影这件事长久做下去。”

（据10月14日《人民日报》 赵帅杰）

浓烟里，他们冲向了人群的反方向

——记刚脱下戎装不久的大学生陈坚、吴勇强

◎ 孙楚童

日前，2026年第四批“中国好人榜”候选人名单公示，西南科技大学应用技术学院学生陈坚、吴勇强作为见义勇为类集体入选。

面对突发火情，刚脱下戎装不久的大学生陈坚、吴勇强义无反顾冲进火场，在消防力量抵达前完成人员疏散、明火压制，还成功救出一位不愿撤离的老人。救火后，两人悄悄离开现场，直到市民拨打12345政务热线点名寻找，这两个无名英雄才被大家知晓。

火场逆行，他们冲向了人群的反方向

9月3日18时30分左右，吴勇强和陈坚像往常一样结伴外出吃饭。刚走到学校附近小区门口，他们就看见楼下围满了人，嘈杂的议论声中夹杂着慌乱呼喊。走近才发现，前方一栋5层居民楼的4楼窗口正不断涌出黑烟。

“燃起来了！快报警！”人群中喊声四起。两人没有犹豫，拨开围观群众，朝着浓烟最重的方向冲了过去。

楼道里已被黑烟笼罩，能见度不足半米，普通居民根本不敢贸然上楼。吴勇强和陈坚凭借在部队训练时掌握的应急避险经验，猫着腰、压低身体向上行进。在三楼，他们遇到一位大爷。大爷见两个年轻人要往火场里冲，连忙递来两条湿毛巾，反复叮嘱他们注意安全。

简单做好防护后，两人迅速分工：吴勇强前往起火的四楼查看火势，陈坚从四楼到五楼逐户敲门，通知还在楼里的居民立即撤离。黑烟中，敲门声、呼喊声不断，几位在家的居民在他们的提醒下，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有序下楼。

4个灭火器，托起浓烟中的生命通道

冲进四楼起火住户家中时，屋内明火已开始蔓延。更让人揪心的是，房屋主人是一位老大爷，守在屋里不肯离开。“我家里还有不少贵重东西，我得回去拿，不能就这么走了！”浓烟中，老人态度十分坚决。

眼看火势越来越大，吴勇强和陈坚没有多劝说，转身拎起楼道里的灭火器冲进屋内压制明火。一个灭火器用完，明火刚被压下去，角落的暗火很快又复燃，前后整整用掉4罐灭火器，才暂时控制住火势蔓延。就在这时，楼下传来消防车鸣笛声，消防救援力量已经抵达小区。

两人知道再拖下去随时可能发生危险，可老人仍固执地要回屋抢东西。他们没有多余商量，一左一右架起老人胳膊，在黑烟中摸索着往楼下走，终于把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。直到这时，两人才顾得上自己。黑灰已把衣服染得看不出原本颜色，被浓烟呛过的嗓子止不住咳嗽，脸上、胳膊上还有被热气熏出的红印。小区居民易阿姨目睹全程，立刻拉着两个浑身是灰的小伙子往家里走：“娃儿们快进来洗洗，这多呛人啊，太危险了你们！”

一通热线，让退役军人本色被看见

易阿姨的朋友圈很快被街坊们转发，两个冲进火场救人的大学生成了小区里人人称赞的“无名英雄”。更有市民直接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，希望找到并表扬这两位学生。

9月4日，西南科技大学应用技术学院接到这通特殊热线。经校方逐一核实，两个年轻人终于被找到——陈坚、吴勇强，均为西南科技大学应用技术学院2025级社会体育与指导专业学生，且都是退役军人。

吴勇强是四川省攀枝花人，高中毕业后参军，退役后进入西南科技大学继续学业；陈坚是四川省遂宁人，大二时主动报名参军，退役后继续学业。在辅导员和党支部书记眼中，两人一直是“靠得住”的代名词：吴勇强总是集体活动中第一个伸手帮忙的人，大家还没开口，他就已默默把事情做好；作为共产党员的陈坚性格沉稳，理论学习、志愿服务他都冲在前面，再苦再累也从不抱怨。

“楼下乱成一团，有人喊有人哭，我们没时间想别的，就觉得自己必须做点什么。”面对大家称赞，吴勇强的回答十分朴实。陈坚语气坚定：“当时没想那么多，就是觉得作为退役军人，必须站出来做点什么。换成任何一个在部队锻炼过的人，在那个场景里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。”

火已灭，烟已散，但两个年轻人满身烟尘的背影，仍留在居民记忆里。没有豪言壮语，只有一句“我们必须做点什么”。他们用行动证明：军装可以脱下，责任与担当不会褪色。

看见 发现文明之光

潘海英：让老手艺焕发新光彩

◎ 张美荣


潘海英在红木工坊内核验木料精度。（北京市大兴区委宣传部供图）

“非遗保护，不能光靠情怀，得靠活态传承。”

立冬时节，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寒意渐浓，空气中仍飘着淡淡的生漆与檀木香气。年过六旬的潘海英俯身在泓文博雅艺术馆的髹漆车间里，指尖轻轻抚过红木漆面——从29岁入行至今，30余载光阴，这双手以刀为笔、以漆为墨，在红木的年轮里镌刻着中华文明的千年技艺。作为北京泓文博雅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，她扎根京郊沃土，用半生心血走出了一条“以文化人、以文兴业、以文润乡”的振兴乡村之路。

潘海英所在的行业素有“生漆技艺不过长江”的说法，这项“百里千刀一两漆”的古法工艺，对温湿度要求极为苛刻，北方干燥寒冷的气候曾被视作它的“禁区”。2004年落户魏善庄镇后，潘海英在师父戴家林指导下，带领团队开启技术攻坚：加装地暖与采暖设备、全屋铺贴棉毯锁温、人工调控车间湿度，整整两年无数次试验，终于自主创新出“双恒双控”模式，完整保留传统21道髹漆工序，彻底打破地域限制。如今1800平方米的髹漆车间与12间专用生漆工坊，让这项非遗技艺稳稳扎根在了北京南中轴。作为红木生漆技艺第四代传承人，她还主持编写多部行业规范，参与《红木》国家标准修订。

潘海英始终坚信，非遗的生命力在百姓日常。她在魏善庄镇打造了占地60亩的泓文博雅艺术馆，建起覆盖全年龄段的“非遗美育矩阵”，研发榫卯、制香、生漆等系列公益体验课。

以文兴业，文化资源正在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。潘海英连续3年带着非遗项目亮相服贸会，牵头组建大兴文旅联盟，推动艺术馆成为大兴西瓜节官方打卡点，仅活动期间就吸引游客超1.2万人次，直接带动周边餐饮、农产品销售等文旅消费增长。如今，她带着非遗技艺走进校园，推动数字技术与传统工艺融合，VR看唐卡、AR玩石榴等新潮体验，让老手艺收获大量年轻粉丝。

彭开球：做乡亲们随叫随到的“家里人”

◎ 杨颜菲


彭开球在写药方。王梦莹 摄

“村民把健康托付给我，我就要负责到底。”

傍晚时分，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银河镇横岭村的山坳里升起了缕缕炊烟，村医彭开球刚拿起碗筷，电话铃响了。

“彭医生，我老伴咳得厉害。您快来看看。”听到村民急切的请求，彭开球放下碗筷，背起药箱往外走。这种随叫随到的出诊，彭开球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。

横岭村是银河镇内海拔最高的山村，山路蜿蜒曲折，是与外界相连的唯一通道。村里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，留守老人和儿童占比高，医疗资源匮乏。1973年，彭开球穿上白大褂，成了这里的一名村医。从此，山路上多了一个背着药箱四处奔走的身影。这些年，他穿破百余双布鞋，行走山路超10万公里，累计出诊2万余次。

家人多次劝他离开偏远山村，城里也曾有医疗机构看中他丰富的临床经验，承诺给予更高的薪资和更优越的工作环境，但都被他拒绝了。1994年之前，横岭村的卫生室有3名医生，后来因为各种原因，其余两名医生陆续离开，只剩下彭开球一个人坚守在这里。

横岭村山高林密，藏着丰富的中药材资源。为了减轻村民的医疗负担，彭开球成了深山里的“采药人”。晨曦初露时，只要没有患者，他就背起陈旧的药篓进山。

50多年来，他在实践摸索中积累，熟练掌握了各类中草药的药用价值，还将传统草药疗法与现代医疗相结合，为村民提供经济实惠又切实有效的治疗方案。

在横岭村，他是医生，也是乡亲们随叫随到的“家里人”。除了看病开方，他还主动担起全村公共卫生服务的担子——挨家挨户建立健康档案，定期为65岁以上老人体检，对高血压、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每季度随访。

这些工作琐碎、耗时，大多没有报酬，但他从不敷衍。他说：“村民把健康托付给我，我就要负责到底。”

张怀情：十二载相守 用孝善撑起一个家

◎ 吴春霞 周媛媛



（怀宁县文明建设服务中心供图）

“我要是走了，这个家就散了。”

在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平山镇大洼社区，提起张怀情，乡亲们都说：“一个女婿半个儿，他胜过亲儿。”十二年如一日，他悉心照顾体弱岳母、残疾妻兄和年幼女儿，在岳父离世后独自撑起一个家。2025年，他荣获安庆好人称号。

2014年，23岁的张怀情与潘玉兰结婚，来到潘家共同生活。当时，潘家日子艰难：岳父靠小作坊和流动厨房维持生计，两个哥哥先天智力障碍，生活无法自理，岳母体弱多病。张怀情没有退缩，和妻子一起扛起这个家。2017年，岳父因意外事故不幸离世，家中“顶梁柱”轰然倒塌。妻子正怀着二胎，女儿还小，岳母和两位残疾哥哥都需要照顾。

亲生母亲心疼儿子，劝他离开这个“无底洞”。张怀情却态度坚决：“我要是走了，这个家就散了。”他顶住压力，起早贪黑碾米、榨油、上门烧饭，什么活都干。

2022年，被张怀情精心照料8年的小哥哥因病离世。岳母因过度悲伤和常年劳累，身体彻底垮了，腰部微创手术后生活完全无法自理。张怀情在岳母床边支起简易床铺，整夜守候。他还像哄孩子一样陪老人聊天，缓解病痛焦虑。对另一位残疾大哥，他同样视如手足，自学康复知识帮其做日常训练。在他的照料下，岳母在温暖中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，大哥脸上也常挂笑容。

生活屡遭变故，张怀情始终自立自强、心怀感恩。面对他人劝说申请帮扶，他婉拒非必要救助，坚持靠双手养家。他言传身教、涵养家风，教导子女崇德向善、宽厚待人，让优良家风代代相传。